

恰少年

丁玲出身于一个极尽奢华的封建世家，四岁失怙，家道中落。童年、少年时期寄人篱下种种不愉快的生活，使得她很早就具有叛逆性格。瞿秋白曾评论她是“飞蛾扑火，非死不止”。因生活屡屡碰壁，她终于拿起笔来，以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一举轰动文坛；经过左联和延安生活的历练，终以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步入中国和世界文学的永恒殿堂。

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

涂绍钧 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人民出版社

丁玲

的青少年时代



大师的青少年时代

涂绍钧 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人民出版社

丁玲

的青少年时代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丁玲的青少年时代 / 涂绍钧著. — 石家庄: 河北人民出版社, 2012.8

ISBN 978-7-202-06212-8

I. ①丁… II. ①涂… III. ①丁玲 (1904~1986)
— 生平事迹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70269号

丛 书 名	大师的青少年时代丛书
书 名	丁玲的青少年时代
著 者	涂绍钧

责任编辑	王 轶 段 鲲
美术编辑	于艳红
责任校对	余尚敏

出版发行	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印 刷	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5.875
字 数	121 000
版 次	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印 数	1~5 000
书 号	ISBN 978-7-202-06212-8 / I·872
定 价	14.5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
录

丁
玲
的
青
少
年
时
代

001	一 家道中落
008	二 寄人篱下
017	三 飘零孤女
025	四 少年叛逆
041	五 展翅高飞的鸟儿
055	六 闯荡北京
066	七 初登文坛
075	八 情感世界的涟漪
085	九 不卖“女”字
089	十 办《红黑》受挫
101	十一 “文艺的花是带血的”
115	十二 鲁迅旗帜下的斗士
125	十三 身陷囹圄
140	十四 逃离南京
145	十五 “今日武将军”
155	十六 在抗日前线
162	十七 窑洞岁月

175 | 十八 桑干河上

183 | 尾声

— 家道中落

蜿蜒的澧水，从湘西北崇山峻岭中奔涌而出，流经临澧县境内因司马相如在此鼓琴而得名的停弦古渡南岸。离停弦渡约莫十多里的丘陵深处，有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山村，丁玲的老家——余市镇黑胡子冲蒋家大屋便在这里。蒋家大屋曾是明清两代数位官员的府第，如今，那鳞次栉比的庄园已不复存在，我们只能从一处处残砖断瓦中，揣摩它昔日的威严与荣耀。

湖南省临澧县（原名安福县）蒋氏家族自明清以来，是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。据《蒋氏族谱》记载，临澧蒋氏是明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太祖朱元璋称帝后，江南行武出身的蒋氏七十一世祖蒋官一因南征有功，先后被封为永定卫、九溪卫总兵。蒋官一晚年，落屯澧州长乐西村，今属临澧县马鞍村。其后五百多年间，族中朝廷命官不乏其人。丁玲原名蒋冰之，属蒋氏九十二世。其祖父蒋定礼，为咸丰武陵辛酉科拔贡、同治庚午科举人，历任四川补用知县、贵州补用道侯知府，署理贵州普安厅同知，充光绪丙子科贵州乡试内帘试官，钦加盐运使司衔，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病故于贵州任上。

丁玲的老家黑胡子冲，便是蒋氏二房祖屋。蒋氏家族另有县城、



清水堰、蒋家坪、花林坪几处豪宅，其规模之宏伟，建筑之豪华，更甚于黑胡子冲丁玲老家。当年流落民间的蒋氏家族部分器物，现陈列在临澧县博物馆内，这些文物足可见证当年蒋氏家族确曾富甲一方。据《临澧县志》所载，蒋氏家族拥有土地六十多万亩，从常德到京城沿途均设有蒋氏会馆，并有48家典当铺，72家钱庄。蒋氏子孙赴京应试，不必寄宿他人客栈。蒋氏家族源远流长，据《蒋氏族谱》记载，蒋氏历代为官，远在宋代，苏东坡、文天祥等就为《蒋氏族谱》写过序文，且历代子孙繁衍，无不记载详尽，有据可考。

随着丁玲的母亲蒋慕唐先生所著《丁玲母亲自述》首次在中国丁玲研究会编辑的《丁玲研究》（湖南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）上发表，让我们了解到，丁玲虽是临澧人，却是出生在常德城中外婆家，周岁以后才被接回临澧。

洞庭湖滨湘西北重镇常德市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，自先秦时代起即进入典籍。该城始建于距今两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后期，秦为临沅县治，一条云贵和川东南通往中原及京城的古驿道横贯其间，历为湘西北军事要塞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，史称“控引巴蜀，襟带洞庭，连荆楚而接滇黔”。自汉高祖所置武陵郡治以来，曾先后改称义陵、嵩州、朗州、鼎城。清澈的沅水在城垣下蜿蜒东去，留下一串串悠远的故事、传说。

因扼滇黔、川东通往京城的古驿道，历代文人学士、达官谪臣莫不流寓于此。相传舜帝曾让王于上古高士善卷，善卷坚辞不受，隐于常德沅水南岸德山（原名枉山，隋时，嵩州刺史樊子盖为彰显善卷

之德，将枉山易名善德山，后简称德山，民谣“常德德山山有德”即源于此），乃为中国隐逸文化宗师。爱国诗人屈原放逐江南时所作《涉江》，其“朝发枉渚兮，夜宿辰阳”句中的“枉渚”，亦为德山脚下的枉水；当年屈原曾流寓常德，现在城中仍有“招屈亭”、“三闾港”遗迹可寻。春申君黄歇，武陵旧志说他是武陵人，明《嘉靖常德府志·地理志》云：“府北开元寺，相传为春申君宅”；现在城中仍有“春申阁”及“珠履坊”、“春申君墓”遗址。唐朝诗人刘禹锡因和柳宗元等参与王叔文革新集团，于永贞元年贬为朗州司马，在常德谪居十年，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，其名篇《陋室铭》亦写于常德。晚唐诗人李群玉，史称“诗篇妍丽，才力道健”，他在《进诗表》中自云：“以居住沅湘，宗师屈宋”。明清之际独树一帜、卓绝千古的绘画大师髡残，亦诞生在常德。更有历代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诸如谢朓、张九龄、孟浩然、李白、王维、杜甫、韩愈、白居易、李商隐、司空图、寇准、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、陆游、范成大、朱熹、姜夔、袁宏道、王船山、郑板桥、林则徐、魏源等，均有诗作题咏于斯。及至近现代，著名的反清志士秋瑾，常德籍同盟会员、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宋教仁、刘复基、蒋翊武、林修梅，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等，都曾在常德城中居住或求学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，赋予这座江南古城无限神韵，也让后来在这里度过童年、少年时代的丁玲，得到了最初的文化熏陶。

丁玲的母亲原名余曼贞，是常德一个书香世家的女儿。丁玲的外祖父余泽春是清武陵辛酉科拔贡，历任云南大理、普洱、楚雄等地

知府，常德人称泽春公为余太守。因不满地方官僚枉法殃民，太守公于1890年辞官还乡，置寓所于常德小西门杨家牌坊。余家老宅早已在1943年11月的“常德会战”中被日军炮火毁于一旦，不可复见，只能从丁玲的作品中读到关于外祖父家的描述。1893年，泽春公病逝于常德。这一年，丁玲的母亲嫁到临澧蒋家。

丁玲

青少年时代



◎丁玲的父亲蒋保黔

蒋家虽为大户，但丁玲的父亲蒋保黔3岁亡父，14岁丧母，15岁便与兄长分家单过，门下虽分得一些田产，显然已是家道中落。丁玲的父亲作为世家子弟，天资聪颖，15岁便中了秀才。他生性洒脱，亦善挥霍，待到与丁玲母亲成婚时，家中已是积蓄无多。俗话说“久病成良医”，由于蒋保黔自幼体弱多病，后来便自学中医，开了一间药

铺，有时竟还能药到病除。

清朝末年，国人仍受洋务运动中“师夷之长技以自强”的改良派影响，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纷纷出洋留学。当时由清政府资助的叫“官费”留学，自己出资的叫“私费”留学。丁玲的父亲也不甘沉沦，曾于1904年春，与妻弟余笠云同赴日本东京私费留学。一学期结束，他即回国筹措学费。因家中无人照料，余曼贞只得在常德城中娘家待产。1904年10月12日，丁玲出生，家里给她取名蒋伟，字冰之。后

来，族中兄弟终于不肯借钱给蒋保黔，他的赴日留学只得中断。这对年轻的蒋保黔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，从此郁郁寡欢，一蹶不振。1908年春便撒手人寰，年仅32岁。

丁玲晚年曾回忆说：

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最害怕的是我国传统的，前头吊着三朵棉花球的孝帽。我戴这样的孝帽的时候是三岁半，因为我父亲死了。家里人把我抱起来，给我穿上孝衣，戴上孝帽，那白色颤动的棉花球，就像是成团成团的白色的眼泪在往下抛，因而给我的印象太深了。他们给我戴好那帽子后，就把我放到堂屋里。堂屋的墙壁上都挂着写满了字的白布，那就是孝联，也就是挽联。可我不懂，只看到白布上乱七八糟地画了很多东西。我的母亲也穿着一身粗麻布衣服，跪在一个长的黑盒子的后面。家里人把我放在母亲的身边，于是，我就放声大哭。我不是哭我的命运，我那时根本不会理解到这是我一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，从此以后，我的命运就要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我觉得，我只是因那气氛而哭。后来，人们就把我抱开了。但那个印象，对我是深刻的，几十年后都不能忘记。我常想，那时候，我为什么那么痛哭，那样不安静呢？是不是我已经预感到我的不幸生活就要从此开始了？是不是我已经预感到那个时代——那个痛苦的时代，那个毫无希望的，满屋都是白色的，当中放一口黑棺材的时代？那就不知道了，反正那是我的第一个印象，家里人后来告诉我，那是死，是

我父亲的死。父亲死了，我母亲就完了，我们也完了，我们家的一切都完了。

谁知蒋保黔尸骨未寒，一群群乡绅便来逼债。余曼贞这才知道，丈夫前几年盖房子加上赌博，已欠下一身债务。此时，她只得狠心变卖家中一切财产，仅留祖莹田数亩作母子生活费用，共得三千余元大洋，将丈夫生前所欠债务悉数还清。至这年8月20日，她在空空荡荡的大宅内产下一名遗腹子，取名蒋宗大。孩子刚满月，她便接到城中弟弟的来信：“母已于九月仙去，并嘱迟给姊。现已浅葬祖山，明春等兄回，再令人来接。”此时的余曼贞，五内俱焚，禁不住纵声嚎恸，几致昏厥。

1909年春节过后不久，余曼贞便又收到弟弟来信，云：“兄已回，定期于某日深葬母亲。特告现社会上有先觉者，欲强国家，首先提倡女学。因女师缺乏，特先开速成女子师范学校，定期两年毕业……”并得知弟弟余笠云也是这所学校创办者之一，这无疑是给孤立无援的她打了一针强心剂。她暗自思忖，眼下家破人亡，一双幼小的儿女嗷嗷待哺，孤儿寡母，如此空守在这蒋家大宅，终将不是长久之计。好在自己还不过三十来岁，如能咬咬牙，前去投考女师，将来谋个小学教员的职位，或可绝处逢生，完成两个孩子的教育培养。主意打定，她一方面复函弟弟，嘱代为报名，一方面还得去征得蒋保黔兄长的同意，因为在他们蒋家，如所有封建士族家庭一样，女眷对外无丝毫权利，有事非告房族伯叔不可。好在族兄深晓世理，待弟媳申



明事之轻重，倒也没有怎么为难她。

不几日，余曼贞便将大门锁闭，带着一挑行李和两个孩子，凄然别此伤心之地。没想到刚出村口，转过一个山坳，突然冒出两名大汉，拦住她们的轿子，高声吼道：“不还钱就走，休想！快还钱！”此时，两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，



◎丁玲的母亲余曼贞

只见母亲一边镇地让轿夫落轿，一边从容走出轿门，严厉地说道：“我已将所有的账都还清了，还欠你们什么钱？你们这是欺负我们孤儿寡母。要钱，你们跟我上县衙门去要！”拦轿人见要去县衙门见官，连忙赔笑道：“三太太，我等……不过是二老爷家当差的……那钱，以后再说吧。”说罢，便灰溜溜地走开了。

此时，年幼的丁玲看见母亲刚毅的脸上，滚落两行晶莹的泪珠……



二 寄人篱下

回到常德，丁玲的母亲余曼贞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蒋胜眉，字慕唐，以示不向命运低头，立志胜过须眉之意。由于家学渊源的熏陶，少时她便能诗会文，遂很快通过入学考试。4岁多的冰之也跟在她身边，一同进了常德速成女子师范学校幼稚班。一个名门望族的新寡，母女同时入学，这在当时，免不了招致街坊们的非议，蒋慕唐全然不顾。只是富家小姐们上学均为轿子接送，她们母女却是青衣素裙，步行上学，风雨无阻。

每天，蒋慕唐几乎都是第一个进校，早到是便于自习，放学后则总是三步并作两步，匆匆赶回去给襁褓中的幼子喂奶。孩子体弱多病，她每每看书至深夜，时时须探视小孩，深恐有半点差池。在同学中，她年届三十，年岁最大，且身边有拖累，却仍以顽强的毅力完成每期学业。

好在她为人谦和，与同学们相处甚好。其时，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妇女运动先驱之一的向警予（原名向俊贤），也考入这所学校就读，恰与她同班。蒋慕唐后来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：“……甲班只二十余人，而外县居多数。我亦略现活泼，胆子也大点了。与同级者，更

觉亲爱，其中有一十余岁姓白者（即向警予烈士。母亲写回忆录是在1941年，在国民党统治区，她不能直写烈士姓名——丁玲注），与我更说得来，学问道德，可为全校之冠。她对我亦较他人合得来些，真可谓忘年之交。还有唐氏姊妹，及伊表妹，均少年英俊，学识俱优。还有几位，其志趣亦不凡。她们服我不畏艰苦，立此雄志，我亦钦佩她们见解高超。”

不久，蒋慕唐便在一个星期天邀向警予、胡善伦、余子敏、许友莲、唐婉芬、翦万镛诸好友至弟弟家中小聚，成为金兰结社盟友。金兰结社的誓约大意为：“姐妹七人，誓同心愿，振奋女子志气，励志读书，男女平等，图强获胜，以达教育救国之目的。”

母亲的举动，本无可非议，但幼小的冰之，却在无意中听到三舅妈的不满。三舅妈向三舅发牢骚说：“哼！我们那位姑奶奶呀，拖儿带女住在我们家里吃喝拉撒不算，还供他们上学，我这做弟媳的够大度了。想不到昨天还带了一大帮学友来，和王敏芝，还有个叫什么向警予的她们六七个人搞什么金兰结社的把戏，闹得天翻地覆。我这个掌家的，还得陪着笑脸，好酒好菜招待！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你不管，我也会放大水排呢！”

这样，住在舅父家中，每天和母亲及表哥表弟上学，少年冰之表面上无忧无虑，但在幼小心灵的深处，无时不承受着寄人篱下的痛苦。直到晚年，她对初来舅父家中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。当地习俗，大年三十吃年夜饭，家家都要放鞭炮，从清早到晚上，整个常德城里鞭炮声此起彼伏，响个不停。舅舅家吃过年夜饭，堂屋里铺上了大红毡



子，舅舅亲自动手把神龛上的祖宗牌位取下来，一一擦拭干净，放回原处。然后点燃一对两三尺长的大红蜡烛，又往香炉里添了一大把供香，顿时整个堂屋里香烟萦绕，在四盏大红宫灯的照耀下，气氛庄严肃穆。舅舅、舅妈带着表哥表弟，在供桌前跪成一排，向着祖宗牌位虔诚地作揖磕头。此刻，冰之和妈妈只能和家里的丫环、仆人一道退到堂屋外面。后来她问母亲：舅舅为什么不让她祭祖，妈妈告诉她：因为她们是外姓人，是不能参加祭祖的。

也正是这个大年之夜，一个丫环在给少爷送莲子汤时不慎碰翻了碗，一只精巧的青花瓷碗滚落在地，碗破了，汤汁溅脏了少爷的锦袍和桌布。少爷撒泼大闹：“赔！赔！给我赔！”

在另一张桌上打牌的舅舅余云卿拉长脸，把牌一推：“败兴！”

舅妈把她的宝贝儿子搂住，连声哄劝：“别闹，别闹！”又厉声吩咐家里的管事：“老余，拿家法来！”

两个丫头双双跪倒在地上。冰之的母亲见状，忙为她们讨饶：“今天过年，讨个吉利吧，饶了她们这一回。”

舅妈仍满脸怒容：“姑奶奶，你不常在家，你不晓得这些丫头们多没规矩，不给点厉害，她们能把这屋顶也掀了。看，大过年的，摔东摔西，不是存心让老娘破财么？”说罢，转过脸来对两个丫环训斥道：“今天看在你家姑奶奶面子上，就饶了你们这一回。你们到堂屋去守岁，陪伴祖宗去吧。把棉衣给我脱了，省得穿多了打瞌睡。还不快脱！”

两个丫头含泪脱下棉衣，穿着单衣单裤退了出来。冰之看得心里

难受，又不敢说话，只是小声说：“妈，我困了。”蒋慕唐明白女儿的心事，也推说有点乏，带着孩子告退。

直到丁玲晚年，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：他们“把丫头赶到堂屋里过夜，把衣服脱了，只穿一件单衣，一条单裤。看到这情景，我没有办法睡着，半夜里，我把自己盖的一床小被子悄悄送到堂屋，看见三个丫头抱着膀子坐在那桌子围帘底下，我把烘篮拿给她们，她们哭了，我也哭了。”而此时，大街上烟花五彩缤纷，爆竹声接连不断，一群小孩子在快活地高叫：“三十晚上月亮大，有人地里偷黄瓜。瞎子看见的，聋子听见的，哑巴一声喊，跛子跟到赶……”

此情此景，不能不使幼年冰之善良的心灵受到很大的刺激，从此在家里少言寡语，以表示对舅父舅母的不满、对这个家庭的不满。

1911年10月10日，辛亥武昌首义成功。消息传到湖南，湖南革命党人首先发起响应，组织新军，发动长沙起义。清巡抚余诚格闻讯潜逃，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等被诛杀，“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”很快成立，并宣布湖南独立。10月30日新军政府都督焦达峰委任的西路招抚使杨任、总参谋长余昭常抵达常德，常德遂告光复。随着辛亥革命风潮席卷全国，长达295年的清廷专制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宣告寿终正寝。

其时，帝制虽已推翻，湖南的政局却十分混乱，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与焦达峰等革命党人的斗争十分尖锐。就在常德光复的第二天，谭延闿等便勾结封建官绅在长沙发动政变，当即将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焦达峰、陈作新杀害；三天后，登上都督宝座的谭延闿又密令常德黄忠浩余党将西路招抚使杨任、参谋总长余昭常等十余人捕杀。

一时间，常德城中一片恐慌，为躲兵灾，商铺关门，学校停课，常德女子师范学校的校董、学监亦逃得不知去向。蒋慕唐只好与弟媳商量，将向警予等十多名外县同学接到家中暂避，少年冰之则与她们“一同经受那场风暴中的紧张、担心、忧郁、哀悼、兴奋和喜悦”。

改朝换代，百废待举。常德速成女子师范学校在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中停办，少年冰之和母亲也都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。当时，老家临澧县曾邀请蒋慕唐回乡创办一所小学，她自度才力不足，未敢应允，心中所想，是邀集常德速成女子师范学校几位同学继续求学，完成师范学业。

一天，赞同去长沙继续求学的向警予从溆浦老家来常德，借住



◎1911年，丁玲的母亲余曼贞在常德速成女子师范学堂读书时，与中国妇女革命先驱向警予等同班好友在常德合影。右起：余曼贞、胡善伦、余子敏、许友莲、向警予、唐婉芬、翦万镛